



日本外史補

里見氏
伊達氏

卷三



益郡長
田須門
氏佐國
武藏國
書



日本外史補卷之十一

里見氏

里見氏出於新田義重。義重有五子。長曰義俊。食

邑於上野碓氷郡里見。因氏焉。稱里見太郎。寬永

按藩翰譜。以義俊為義重次子。義俊生義成。義成叙從五位下。任

伊賀守。義成子義直。任殷富門院藏人判官代。寬永

系諸家大譜承久中。賜美濃圓光寺村住焉。系圖義直生

義秀。義秀生忠義。忠義任刑部少輔。忠義生義胤。

元弘中。義胤從宗子新田義貞討北條高時。以功

小太郎判官義
秀
五郎義胤

任刑部少輔。移居上野。義胤子義連。義連子基義。並任刑部少輔。基義生家兼。家兼任備後守。家兼生家基。家基稱大炊助。寬永系譜。按藩翰譜。家基里見記云。家基者。足利義康八世孫。基氏之子也。里見代代記。亦有異同。皆誤。假冒足利氏。里見。永亨十一年。關東管領足利持氏。為其宰上杉憲實所滅。家基以其二孤。匿日光山。與結城氏朝據結城。拒上杉氏。事聞京師。將軍足利義教。令東國兵助上杉氏來攻。結城家基氏朝拒戰。連歲。嘉吉元年四月。城終陷。二孤見捕。家基氏朝死。

右馬允氏元
藏人貞行
左衛門督重永
式部大輔勝峰
右近介元俊
左衛門介景春

之家基有子。曰義實。稱左馬助。雄傑有策略。適乞援於三浦氏。聞城陷。父死。乃航海奔安房。匿白濱。水會氏元。堀內貞行等從焉。先是安房騷亂。國有四郡司。曰東條重永。安西勝峯。丸元俊。金餘景春。義實之來也。會景春為其臣。山下某所殺。勝峰元俊擊山下平之。既而二氏爭地。勝峯請援於重永。擊丸氏滅之。於是丸氏金餘氏遺臣。共請義實為主。氏元貞行相謂曰。是天祐也。乃招致其故眾。謀擊勝峰。里見記。里見代代記。按房總軍記。義實作義真。四郡司神餘安藝守景貞。丸民部信。

朝安西伊豫守景春東條七郎左衛門常政皆與本書名不同錄以俟考三浦某自相

摸來援文安二年夏義實使三浦某將九氏兵以貞

行為副自將金餘氏兵軍千代騎僅五十共進伐

安西勝峰勝峰迎降以勝峰為先鋒攻東條重永

於金山城上總大瀧城主正木彈正援重永拒守

義實令貞行氏元等校攀壘入城縱火外兵鼓譟

乘之城兵驚潰彈正走大瀧重永戰死安房悉服

從參取代記里見九代記房總軍記千代一作千臺大瀧城一作根古屋城按里見記曰三浦

志摩守義明自相摸來援見義實曰昔源右大將之起也吾祖大輔以兵若干從焉聞今州人奉公

舉兵臣雖不似有兵三百人請為先驅此事可疑

又曰義實陣千代騎僅五十根本兵七進指一橋

曰此五十騎終成鴻業今我兵亦同是吉兆也軍氣

大振之至七時在步隊擢為騎士亦難信本書並云

義實之至千代騎僅五十傍有一橋自是名其橋

見記又曰義實成已弁安房二總稱之似傳會之說里

因稱三浦社家公乘謬尤甚生弓即御弓也足利

義明所居非三浦氏也三浦氏其名不詳代代記

唯書三浦公房總軍三年正月攻大瀧下之是歲

娶真里谷氏生一男曰若松寬正二年若松年十

五義實為加首服曰我家素系於新田氏而乃祖

假冒足利氏吾更令汝稱里見氏乃稱里見刑部

大輔名成義里見記。九代記。本書成義作義成。今從藩翰譜。寬永系譜。真里谷氏一作

氏。九谷文明三年。義實謂成義曰。汝年既二十有五。

吾尚半百。宜及今略定上總。是時真里谷氏族真

里谷道觀據王木城。虐使其下。道觀子丹波據喇

海。置關海岸。義實欲先攻道觀父子。三月率軍入

上總。分兵使成義攻喇海。而自圍王木。一鼓拔城。

道觀走喇海。成義至明金。距喇海數里。丹波使其

將佐久間藤內設伏鋸山。布陣瀕海。我先鋒安西

勝峰擊之。藤內拒戰甚力。不得進。成義即夜列炬

其面。而潛兵從金谷浦航。繞出其背。襲破之。味爽

遂圍喇海。道觀丹波窮蹙出降。義實繼至。乃旋軍。

里見記。九代記。按房總軍記。攻王木喇海。係文明二年十月。道觀作道環。九代記亦作道環。今從里

見記。八月。攻久留里。上總介於久留里殺之。萬喜勝

浦池和田窪田東金佐貫椎津諸城皆降。上總平

是歲納萬喜左近女妻成義。左近本姓土岐。世為

萬喜城主。里見記。左近本姓土岐。據房總軍記。長亨元年四月。義實

病卒。年七十二。寬永系譜。藩翰譜。按里見記。代

明應二年。成義率三千騎入下總。擊殺其守護木

內友安。焚城。初友安父某與上杉憲實善。從及結城。以功為下總守護。至是而亡。成義望城中烟起。指之曰。結城之役。既五十年矣。渠藉上杉氏之力。為二世守護。今如何。吾知祖君之日。瞑于地下矣。乃還軍。徙稻村。於是并安房二總。兵威益盛。永正二年四月。成義卒。里見記。按房總軍記。成義卒。係永正元年。子義通嗣。有內疾。弟曰實堯。銳果有武幹。出守久留里。十七年。義通疾篤。子竹若猶幼。義通乃召實堯及諸老臣。特命實堯曰。吾罹疾累年。自知不起。而竹若幼。

上總介義通

左兵衛督實堯

冲。未能親機務。吾煩卿以家國事。卿努力待其成。立。可傳則傳焉。汝一二老臣能記之。言畢而卒。實堯於是徙稻村。權決軍國事。而竹若居官元。里見代見總代記。房是時。北條氏細。據伊豆相模。數略武藏。與我接境。勢最強。大永五年。實堯召諸將曰。吾聞北條氏日事攻略。行將及我。我且先彼而發。乃命萬喜賴貞。率勝浦東金諸族。助足利義明。守御弓。里見代取與。遂至下總。居御弓。因稱御弓御所。為人剛武。略

里見記。房總軍記。

三浦風相模

取旁近。相州兵亂記實堯厚奉之。以備北條氏。自率國中兵航海攻三浦。正木大膳安西式部為先鋒。北條氏將芳賀景氏內藤勝倫等列兵艦海岸拒之。大膳式部麾兵而進。大戰海中。實堯豫蓄大石巨材于船底。令力士設機投敵船。敵船覆沒。我兵乘勝進陣。督鳴。會西風暴起。波濤怒。實堯嘆曰。天時未至乎。吾且再舉。乃還軍。六年五月。實堯再發舟師攻鎌倉。北條氏既懲我力士。豫製鍊鎔。以兵艦邀拒。實堯射戰。故遂巡退。及天且暮。乃列土

偶于船上。皆被鎧。伏兵其下。冒暗而進。餘船繼之。北條氏兵相警曰。力士來矣。爭赴之。以鍊鎔。以竿鈎土。偶實堯令力士亂投大木石。大破之。伏屍蔽海。餘兵走上陸。實堯縱兵追擊。獲伊藤主膳。小笠原源左衛門。相川五郎等。北條氏兵從扇谷退。實堯止衆曰。彼當從大佛退。今則否。是有策也。乃伏精兵山下以待。敗兵果與小田原援兵返戰。實堯邀擊。伏發。鼓譟橫衝其陣。破之。縱火鶴岡祠而歸。大論功行賞。使長子義堯守久留里。里見氏勢震

丹波大輔義堯

隣國。使里見記。獲伊藤主膳等。據九代記。房總軍記。記。三浦鎌倉兩役。並不記水戰。其記陸戰。有可疑者。曰。大永五年。實堯將伐北條氏。使萬喜城主土岐少弼。賴貞守生弓。自將安房二總常陸武藏兵五萬人。航海入相模。與北條氏將芳景氏內藤勝倫。清水平藏等。戰三浦。大破之。明年。再入相模。兵凡五萬七千人。自金澤攻鎌倉。十月。與敵前軍將伊藤主膳等。敵兵大潰。赴山內。走告急。小田原破之。斬主膳等。敵兵大潰。赴山內。走告急。小田原北條氏將大道寺殿河率五萬人赴援。寬堯聞之。收兵還云云。是時實堯無緣率武藏常陸兵且兩役。並五萬餘兵。恐不當如此。衆按相州兵亂記。北條盛衰記。並云。大永六年十二月。里見義弘與足利義明。以兵艦數百艘入鎌倉。毀鶴岡祠。掠奪寶器。北條氏綱將兵擊破之。外史據之。今按本書。及寬永系譜諸書。是時義弘未生也。督嶋一作城嶋。天文二年。竹若年二十。

名義豐。疑實堯無意授國。七月七日。義豐召其下謂曰。先公早棄國家。孤心筑筑久在此。明先公易其之日。托吾於叔氏。曰。兒年十五。宜傳國。今吾年二十。而彼殊無傳我之意。汝曹以爲如何。堀內新左衛門。本間刑部左衛門。中里源左衛門等。欲除實堯。立義豐。交謂曰。郎君所以不得立者。無他。稻村公意已屬久留里公子矣。郎君不若速行大事。義豐意乃決。木曾修理。楠六郎左衛門。進諫曰。諸子之言。非無謂。而稻村公豈非人邪。夫受人之托。以私

已子匹夫猶且耻焉。况君於人者乎。方今海內殺亂四隣窺間。當是時。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臣請說之。稻村公若其不從。乃謀之未晚。何遽推叔父。言頗剴切。義豐不聽。怒曰。渠既負先公。是父仇耳。何叔姪之有。即傳令。遽擐甲馳出。中里源太。三浦半四郎等。能屬者若干人。實堯是夜納涼城上。張宴。酒酣。從容謂左右曰。初吾遭兄喪。以姪幼受遺託。而事故紛紜。未遑授焉。今國內艾安。姪亦方長。汝等宜擇吉口。吾將授之。衆咸感喜。適鉦鼓聲

徹城上。正木藏人。安西民部等。驚上城樓。瞰人馬數百布陣城外。呵曰。誰也。踰藉我城下。衆中有一人躍馬立陣前。大呼曰。我是官元城士中里源太也。汝主冥頑多慾。乖先公遺言。我奉嗣君來問其罪也。於是城中始知變。上下擾亂。義豐乃令衆呼譟登城。城兵拒戰。衆寡不敵。藏人民部以下十餘人。力戰死之。實堯自殺。年五十三。里見記。本書作年五十一。代代記。

房總軍記。並作年四十五。今從寬永系譜。藩翰譜。

義豐既殺實堯。徙居稻

村。慮義堯來攻。分兵守官元勝山加茂坂諸城。以

備之。三年四月四日。義堯親義豐備稍弛。乃會將士。謂曰。去歲義豐狂殺我父。實不同天之讎也。宜亟復讎。惟以時勢不可。因循至今。日。吾且明早出軍。鳴其罪討之。汝等勉旃。即夜勒兵。天明至磯村。安房兵納款者來告曰。義豐兵問道革山來襲。久留里。宜轉大軍於山中邀擊。義堯曰。善。乃轉兵自平久里而進。翌早果值之。瀧田。義豐兵驚擾。擊破之。斬中里源太。三浦半四郎等。餘兵逃走。宮元勝山城兵來救。不及引去。義堯追至狐塚。大

戰稻村城外。又克之。義豐夜以百五十騎出襲義堯營。義堯豫整陣備之。正木萬喜諸將橫擊城兵。大破之。遂入城。縱火。義豐僅餘二十騎。身被數創。其臣鎌田孫六扶至城後。義堯兵尾之。木曾某。真田某拒戰。義豐自殺。孫六匿其首林中。與木曾真田連鋒。擊殺數十人。共被重創。木曾真田自殺。孫六挾二兵投水而死。

四月六日。義堯自將攻稻村。義豐邀拒之。于瀧田川。勝山官元城兵援義豐。橫擊義堯前軍。前軍敗卻。武田信政。正木左近大夫。以五百騎繞出。義豐軍潰走。義堯追戰稻村城外。

左馬頭義弘

與本書不合。義堯既殺義豐。盡夷餘黨。歸久留里。而意色不樂。將削髮老焉。將士交諫。不聽。曰。義豐我父仇也。不得不復也。然彼我家嫡姪。今嫡廢。庶立。吾所不安。宜毀形自貶。以視吾不德耳。終授國嗣子義弘。削髮號泰叟。而軍國謀議。躬親決之。分遣諸將守勝浦池和田諸城。國內稱治。里見記。房

總軍記。本書及代代記。藩翰譜。皆以義弘為義堯子。按寬永系譜。天正二年六月。義堯卒。年六十三。天正六年五月。義弘卒。年四十九。自天正二年推而上之。義堯生於永正九年。則授國義弘時。年二十三矣。自天正六年推而上之。義弘生於享祿三年。則受國時。僅五歲。天文七年。戰鵠臺。時九歲矣。

鵠臺屬總

九歲之兒。安得從軍乎。故疑義弘非義堯子。蓋其弟也。七年十月。北條氏綱攻足利義明。泰叟義弘援義明。與氏綱戰于鵠臺。大敗。義明及弟基賴戰死。我兵死傷甚衆。泰叟父子收兵退。相州兵亂記。本書係天文六年。今從藩翰譜。里見記。里見記。氏綱作氏康。誤。鵠臺一作臺。國府臺。真里谷信政以推津叛。降北條氏。下總諸城多叛者。二十一年十一月。義弘率大兵圍信政於推津城。北條氏兵助信政拒守。我軍急攻之。不下。會安房兵繼至。義弘使生兵迭攻。喊聲震地。城兵大潰。信政縱火自殺。斬首五百級。初信政之降

於北條氏。北條氏使人招萬喜賴定曰。苟與信政合謀。圖泰叟父子。則割與御弓氏故地。賴定弗肯。勸義弘討信政。至是下總諸城復屬我。參取里見記。九代記。房總。弘治二年。傳言北條氏來侵。是時。氏綱既死。子氏康滅兩上杉氏。威振關東。義弘召諸將曰。吾且及其未來而擊之。三月。自將兵五千。浮海向三浦。泰叟助軍事。氏康及子氏政出陣督嶋。遣舟兵邀射。我軍亦射。東條六郎。木曾又五郎。並有為善泅。跳登敵船。直挾其良。投海泅去。敵兵注目。

齊射不中。乃怒來戰。義弘用實堯前策。伏兵船底。及其迫近。亂投木石。敵兵駭亂。因蹙擊破之。進攻嶋上軍。龍崎掃部先衆上岸。敵將會我某射之。矢貫足。隨馬佯死。竊拔矢。會我至。即躍起。揮刀斬其首。我軍繼上。血戰大破之。斬北條淺右衛門。芳賀新左衛門等。氏康氏政單騎逃走。於是義弘城三浦新井。置戍而歸。里見記。曾我某事。據房總軍記。按外史。弘治二年。里見義弘與上杉輝虎。以兵艦八十艘。上三浦城嶋。氏康戍將梶原某富永某。擊卻之。追戰海中。大獲而還。未詳其命。萬喜賴定。正木大膳。為房總旗頭。擢推所據。

津戰功卒為騎士。分屬二將。泰叟既破北條氏。意頗驕。會夫人萬喜氏病卒。夫人賴定女也。時賴定功高名重。泰叟稍忌之。賴定不自安。氏康聞之。遺書招賴定。賴定沉吟意未決。永祿七年正月。武藏人太田資政欲攻北條氏。來請援。泰叟義弘將兵二萬赴援。與氏康氏政戰于鶴臺。破之。追斬其先鋒遠山丹波富永三郎左衛門。退次臺側。不設備。氏康覘間夜來襲。我軍大敗。正木輝正。菅谷孫次郎等十七將死之。資政被創脫走。義弘勸泰叟去。

美濃守資政號
三榮齋

自留戰。馬中箭斃。推津掃部授以已馬。潰圍走。左右奔散。獨平野越後杖槍從焉。堀內帶刀。酒田將監留守久留里。得敗報。以五十騎出迎。義弘是役萬喜賴定按兵觀望不戰。終叛降北條氏。下總諸城皆叛。而安房上總亦多通款於北條氏。參取里見記九

代記。藩翰譜。資政被創。據古戰錄。按古戰錄。相州兵亂記。推津掃部作安西。伊豫守實元。今從藩翰譜。是役古戰錄。及外史。皆係永祿六年。與本書不合。十年二月。北條氏政率三千騎入上總。軍三船山。宣言將攻久留里。義弘在佐貫城。使和田甚介木曾莊兵衛往覘之。報曰。

敵軍銳甚。宜設伏及其深入以本軍夾擊。必有利。義弘從之。使正木大膳以二百騎伏於八幡山。自將出拒。里見右京為先鋒。泰叟居守。氏政前軍來。冒右京陣。接戰交綏。義弘按兵不動。氏政兵相謂曰。豎子懲創前役。畏縮膽落。且其軍無正木氏兵。知已走矣。乃反旆縱兵進戰。於是大膳自山中馳出。大呼曰。正木大膳在此。雙手揮大刀擊其後。敵兵大駭。義弘自揮白秘薙刀奮進。泰叟率城兵繼之。夾擊大破之。斬其前軍將太田源六。藤澤外記。

黑田丹波等殺傷千五百人。氏政與數騎脫身逃。

二總諸城復屬我。里見記。九代記。按房總軍記。是役北條氏康氏政俱攻里見氏。

恐非。藩翰譜曰。北條氏使太田新六郎將兵攻里見氏。義弘逆拒之。于三舟山。獲大將太田以下數百人。據此則氏政亦不自出也。未。知。是。否。元龜元年。城岡本。三年。城成。

今長子義賴守之。樹柵海濱。懸賞募土人。以備北

條萬喜二氏。里見記。天正二年六月。泰叟卒。年六十

三。寬永系譜。五年。北條氏政遣使來講和。義弘許之。為

義賴娶氏政女。代代記。九代記。藩翰譜。按里見記。與北條氏和。係天正元年。誤也。又

按外史。天正五年夏。北條氏擊里見義高。破之。義高請和。獻其子義賴。未詳其所據。六年五

天正義賴

月。義弘卒。義賴嗣。義弘勇而慈仁愛民。初岡本城之成也。自巡視有植木道側題和歌。就視之。諷郡宰福原信濃。貪殘剥民之狀也。乃召信濃。按治得實。褫職放之。百姓悅服。稱義弘曰萬年公。是歲正木大膳叛。攻沓崎。守將角田丹後死之。進侵長狹。我兵嚴備。乃轉寇上總。尋為其下所殺。大膳父祖皆稱大膳大夫。與萬喜氏輔里見氏累世立功。自二氏叛。里見氏衰。里見記。按本書及代代記。諸書。正木大膳父祖名不詳。初義弘傳安房下總于義賴。上總于次子梅王。梅王

守佐貫及義弘卒。義賴襲佐貫捕梅王并其地。九年與北條氏生隙。氏政大舉來侵。佐貫推津廳南窪田諸城皆陷。藩翰譜十五年十月。義賴卒。子義康嗣。里見記。代代記。十八年。豐臣秀吉帥師討北條氏滅之。關東豪傑爭降。義康往謁秀吉于小田原。秀吉怒其不亟來。收二總特封安房一國。藩翰譜。按本書。天正十六年。北條氏政遣兵入上總將攻安房。義康堅守久留里。氏政兵來攻。以城險難拔。乃為長圍之計。城兵請出戰。義康不許。久之會豐臣秀吉帥師討氏政。氏政兵聞之解去。義康追擊破之。此事里見記不載。自十六年至十八年三年攻城可疑。故不取。里見記。義康之降於秀吉。秀吉賜上總安房。蓋誤。

後拜四位侍從安房守。藩翰譜按寬永系譜作兼伊豫守朝鮮之

役。義康從護名護屋行營。慶長五年從東照公

討上杉景勝。會石田三成舉兵關西。公還軍討

三成。令義康從結城秀康守津宮。以備景勝。三

成等戰敗。就擒。景勝乞降。義康以功益封常陸鹿

嶋郡。八年十月卒。子榊鶴嗣。十一年十一月。台

德公加首服榊鶴。賜偏名曰忠義。拜從四位侍從

安房守。藩翰譜按里見記房總軍記多異同。今皆不取。忠義為人庸昏。其

老印藤采女用事。國人不服。舊臣多去國。里見十

九年有罪。配于伯耆。元和八年六月。病卒于配所。

里見氏亡。藩翰譜。此稿余與伊藤起雲商量定之。起雲寫錄。而事關北條氏者。多與

外史不合。外史蓋據北條氏實錄也。

岡田僑曰。里見義實。以亡國之餘。流寓客土。一奮

臂。房總響應。雖曰其才略有過於人。亦由際會時

運焉。不然何能勃興至此也。實堯以有為之資。藉

父祖緒業。累破北條氏。將大興其家。不幸禍生叔

姪之間。骨肉相殘。可悲夫。夫讓國受授之間。安危

所係。明者見其當授。斷然決之。不俟終朝。暗者遲

於見機當授而不能自決猶豫遷延小人因得乘
間實堯受義通遺託欲授國義豐可謂義矣所惜
者貪戀威權不能速決其取禍與魯隱之事同一
轍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大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
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弑之識者咎
隱公當授卽授何謂將授由是招羽父之侮起桓
公之疑實堯臨國旣十四年不爲不久矣而授國
之言至受禍之日而始發焉曰以國多故未暇授
焉今將授之此與隱公所謂爲其少故不授何異

當實堯之六年有三浦之役其明年有鎌倉之役
謂之多故猶有辭矣二役之後國內旣艾安不動
兵革者殆七年當是時豈無可授之暇而須十四
年之後邪此義豐之所以生疑而堀內本問諸人
之所以勸逆謀也嗚呼以實堯之勇且義一遲疑
於受授之間則其得禍如此可不懼哉義堯義弘
承內亂之後皆善用兵然義堯以猜疑致將士離
叛義弘私於愛子啓爭端宜其爲北條氏削弱也

日本外史補卷之十一
伊達氏出於阿邊左大臣藤原魚名魚名玄孫中納言山蔭山蔭之裔曰藏人朝宗文治中朝宗徙常陸中村其子宗村任常陸介從源賴朝伐藤原泰衡以功封陸奧伊達郡因氏焉後削髮號念西

日本外史補卷之十一

伊達氏

伊達氏出於阿邊左大臣藤原魚名魚名玄孫中納言山蔭山蔭之裔曰藏人朝宗文治中朝宗徙常陸中村其子宗村任常陸介從源賴朝伐藤原泰衡以功封陸奧伊達郡因氏焉後削髮號念西

藩翰譜按伊達優覽志魚名後九世曰肥前守實宗實宗轉常陸介居常陸真壁郡中村其子藏人侍從秀宗任下野守從下野閉賀野後復徙常陸真壁郡秀宗子助宗助宗子光隆光隆子曰藏人朝宗朝宗母源為義女也以故事源賴朝朝宗子有宗天以光隆弟重宗子為嗣曰宗村文治中宗

村從賴朝征陸奥以功封陸奥伊達郡因稱伊達氏據此則自朝宗高祖實宗時從常陸中村錄以

備考念西之後曰政宗為大膳大夫善騎射好歌詠

政宗子氏宗為兵部少輔當是時關東管領足利

滿兼驕侈失政應永九年氏宗起兵據赤館城滿

兼今上杉氏憲伐之氏宗奔會津匿山中二十年

氏宗子泰宗與其臣懸田播磨人信夫郡據大佛

城滿兼子持氏遣畠山義忠圍大佛城自夏至冬

城中有反者義忠乘之泰宗拒戰糧竭奔會津既

而持氏與上杉氏憲生隙攻擊奔駿河泰宗乘間

兵部少輔泰宗

大膳大夫尚宗

起兵復舊地遂如京師謁將軍足利義持賜

偏名更名持宗持宗子成宗文明中為陸奥守護

成宗生尚宗尚宗生植宗植宗為陸奥探題為人

剛猛威震國中既而其臣五十嵐將監擅權離間

植宗父子政大柰植宗子晴宗晴宗子輝宗並為

左京大夫輝宗子曰政宗幼名梵天倭覽志按藩翰譜氏宗作

直宗生甫五歲嘗出遊佛寺見不動像拈問近臣曰

此何者其貌爾猛也對曰不動明王其貌雖猛其

心則慈悲濟眾梵天曰武將宜如此勇士物語一言集按諸家

大祕錄曰。政宗生。右目盲。有文在其左手。曰滿海。輝宗奇之。因令境內曰。有名滿海者。否。米澤市有僧滿海者。亦右目盲。政宗生日。即死。由是世益異之。事近妄誕。故不取。及長。輝宗為

加首服曰。我欲兒之似吾祖也。因命名政宗。天正十二年。輝宗傳封政宗而老。政宗時年十八。治于米澤。是時。葦名氏據會津四郡。而仙道有二本松。白川。岩城。岩瀨諸族。皆屬葦名氏。葦名氏先出於佐原義連。義連之裔曰盛隆。盛隆為其臣大庭某所弒。子龜王幼。國內騷擾。政宗陰有兼并之志。葦名十月。四本松城主大內定綱來賀。政宗襲封。政

三浦介盛隆

備前守定綱

宗以定綱嘗屬葦名氏。留之不遣。

成實記。按便覽。志。大內定綱。大

內義隆族也。定綱父為伊達氏磨下。及輝宗與父晴宗生隙。其下各樹黨。定綱叛附鹽松久義。後屬田村清顯。無幾背清顯。通葦名義廣。及佐竹義重。天正十二年。聞政宗襲封。勢強盛。乃至米澤。謝罪。政宗釋之。使其徙居米澤。十三年正月。定綱請率妻子來徙。政

宗許之。定綱歸四本松。復叛附葦名氏。政宗怒。五月。遣兵擊葦名氏。不利。政宗自將至檜原嶺。攻大鹽城。遂城檜原。置戍而歸。初。輝宗與佐竹葦名岩城。岩瀨。石川五族通好。而五族與三春城主田村清顯相仇。清顯。政宗妻父也。由是政宗與五族構

大膳大夫清顯

右京亮義繼

兵七月政宗招降松田城主青木修理八月與清顯會笑平以修理為鄉導攻大內定綱於小手森城。葦名氏與二本松義繼遣兵救定綱。政宗以城難猝拔退兵。城兵出尾我前軍返戰。政宗使銃手五百人繞山橫擊破之。定綱留兵小手森走小濱。政宗拔小手森屠之。新城樵山築館諸城皆下。實

記。優覽志。築館一作築飯。政宗軍築館清顯說曰小濱兵眾食足未易拔不如先攻旁近屬城以孤其勢。政宗從之。九月留兵築館自將圍宇波內城不下遂攻岩

角軍黑籠定綱懼我陷岩角塞二本松援路夜棄小濱走二本松。政宗入小濱。義繼因我族將伊達實元乞降。政宗不許。再乞乃許。命致其封。十月六日。義繼詣小濱。明日謁輝宗于宮。森謝恩。義繼從者鹿子田和泉就坐與義繼耳語。既而義繼辭去。輝宗送至內庭。義繼拔刀劫輝宗。從者皆露刃擁之而去。政宗適遊獵聞變大驚。直追義繼擊而殲之。輝宗遇害。政宗奉父喪還小濱。葬資福寺。索義繼屍磔之。小濱市於是本宮玉井澁川諸城兵皆

走二本松。政宗遂攻二本松。不下。會大雪。還入小

濱。成實記。按藩翰譜。二本松義繼作二本松盛隆。一本作義隆。今從本書及優覽志。優覽志曰。二本松城主右京亮源義繼。其先出於從四位下中務丞畠山河內守國詮。岩角一作岩津野。黑籠一作黑。

先是。葦名龜王死。其族迎佐竹義重子義廣。

立為主。葦名十一家記。十一月。佐竹義重葦名義廣。岩城常

隆。石川昭光連和來攻。兵總三萬五千。攻陷中村

城。政宗遣諸將分守要害。自將軍岩角前澤兵部

叛降義廣。義廣等進軍前田澤南。政宗聞之。徙軍

本宮。分兵守觀音堂。使高倉近江。桑折攝津。富塚

近江。伊藤肥前守高倉。伊達成實屯高倉城外。為

應援。成實記。義重義廣等以一軍當高倉。諸軍並進

赴本宮。肥前謂衆曰。事急矣。請出遏之。衆咸曰。寡

兵不可出戰。恐亡我城。肥前曰。若麾下失利。守城

亦無益。我不忍坐視主公之急。唯當致死爾。乃率

部兵二百騎出戰。成實時年十八。躍馬馳入敵軍。

與肥前夾擊破之。一言集。既而昭光等從間道率迫

本宮。觀音堂兵出。遮不利。走本宮。茂庭左月等百

餘人死之。政宗督衆拒之。伊達元安。片倉景綱等

與肥前夾擊破之。一言集。既而昭光等從間道率迫

本宮。觀音堂兵出。遮不利。走本宮。茂庭左月等百

餘人死之。政宗督衆拒之。伊達元安。片倉景綱等

與肥前夾擊破之。一言集。既而昭光等從間道率迫

本宮。觀音堂兵出。遮不利。走本宮。茂庭左月等百

餘人死之。政宗督衆拒之。伊達元安。片倉景綱等

與肥前夾擊破之。一言集。既而昭光等從間道率迫

本宮。觀音堂兵出。遮不利。走本宮。茂庭左月等百

餘人死之。政宗督衆拒之。伊達元安。片倉景綱等

成實 稱安房

小十郎景綱

日本外史補 卷之三 關原氏傳

戰甚力。敵乃卻。明日。政宗入岩角。義重義廣等
去。政宗還小濱。使成實守澁川。成實成實實元等
也。以驍武聞。是役功最多。仙臺 武鑑十四年正月。二本
松氏臣立義繼從子新城彈正為主。來攻澁川。成
實拒戰破之。來獻首級。敵將三輪玄蕃氏家新兵
衛等來降。四月。攻二本松不下。畱兵絕糧道。七月。
彈正乞降。政宗命致二本松。彈正奔會津。於是仙
道路始通。八月。政宗歸米澤。論功賜二本松于伊
達成實。鹽松于白石若狹。大森于片倉。景綱其餘

賞賜有差。參取成實記。俊覽志。按會津四家合考。二本松氏臣立義繼子梅王為主。猶幼。

其臣遊佐丹波遊。下總堀江越中密送。欵於伊達政宗。約內應事。覺新城彈正誅丹波下總等。七月十六日。彈正以梅王奔會津。與本書不合。姑俟後考。景綱本微賤。先是水

澤城下火。政宗自馳救之。適風驟起。火益猛。眾無敢近。景綱獨當馬首。直以槍殪怯惰卒二人。大呼曰。我君親莅。而不能撲滅此小火。何以視隣國。汝等當努力。如向大敵。因立下風。左右指麾。眾奮出死力。終得滅火。政宗由是知其能。後數建功。與成實等參與謀議。一言十五年。大崎義隆臣新階刑

部與伊場總八郎爭寵。總八郎結岩手山城住氏家彈正為援。刑部懼來通款。既而背去。劫其上義隆。謀攻彈正。彈正來請攻大崎。成實記。按便覽志。大崎城主左衛門

督源義隆者。尾張守足利高經弟。在京都大夫。兼伊豫守家兼十四世之孫也。世居大崎。十六

上野介政景輝宗弟

年正月。政宗遣伊達政景。泉田安藝將兵攻大崎。松山城主遠藤出羽素送款於我。二月。我軍入松山。政景以四百騎屯室山城南。安藝與深谷月鑑。小山田筑前等率四千人從海道。遇新沼。攻中新田城。城將南條下總出戰。安藝擊破之。直薄城。縱

安積郡屬仙道

火城兵不下。室山城主古川彈正。桑折城主黑川月舟。素附叡上義光。並出兵援下總。安藝乃解圍。退欲與政景合。彈正月舟要擊我歸路。筑前死之。安藝還保新沼。政景走松山。踰二旬。新沼糧竭。安藝與月鑑自囚。以免其眾。月舟送之叡上氏。參取成實記。四家合考。由是政宗與義光絕。義光。政宗舅也。世據出羽山形。并莊內。四月。大內定綱自會津來降。葦名義廣入安積郡。政宗遣兵拒之。觀音堂。義廣引去。六月。義廣再入安積郡。佐竹氏。岩城氏援義廣。

彈正盛國

政宗自將軍杉田。八月岩城常隆議和。義廣等引去。是月與寂上義光。和安藝月鑑。自出羽歸。安藝之被囚也。義光說之降。不屈。政宗嘉其節。厚賜之。有告月鑑懷貳。乃賜之死。成實十七年五月。政宗攻拔阿子嶋。連下高玉駒峰新地諸城。先是葦名氏驍將猪苗代盛國守砦。政宗密招之。盛國應之。而義廣不覺。遣兵助盛國守砦。至是自將入岩瀨郡。政宗軍二本松。將擊義廣。六月朔。遣伊達成實。片倉景綱。如猪名代。戒期。盛國迺誑逐成

兵。送質於我。義廣聞之。引去。政宗即夜入猪苗代。義廣復出摺上原。軍高森山。政宗出軍八森。分兵為六隊。以盛國為先鋒。五日。盛國與敵前軍將富田將監戰于吹渡。不利。卻。政宗令太郎丸掃部以銃手二百赴援。亦敗死。我軍將潰。成實與白石若狹循磐梯山間道馳出敵背。時東風暴起。揚塵咫尺不辨。成實若狹馳突亂斫敵兵。敵兵驚以為有反者。顧而潰。景綱麾兵乘之。敵兵大敗。義廣率麾下兵四百騎。直向八森。政宗望見。令士卒曰。敵來

黑川若松舊名也

勿動。且避其銳合擊之。既薄。接戰六七合。終破之。義廣與數十騎脫身走黑川。我兵追破之于摺上原北。獲敵將金上盛備。佐瀨平八郎等。斬首千五百級。政宗收兵入猪苗代。明日軍駒形山。鹽川三百級。政宗欲攻黑川。以城兵尚衆。還入三橋。會葦名氏將富田美作。平田左京等來請。曰。若宥臣罪。復臣邑。請以城降。政宗許之。城兵聞之。逃降略盡。義廣困蹙。棄城奔常陸。葦名氏

參取成實記。四家合考。

政宗之伐義廣也。佐竹義重。岩

城常隆將兵下太平門澤諸城。至是政宗遣兵擊之。七月。義重常隆引去。政宗大賞將士。十月。攻須賀川。拔之。白川義親。石川昭光皆來降。常隆返侵地。乞降。於是政宗并會津四郡。仙道七郡。徙居黑川。威震奧羽。伊達三代略。按成實十八年。記。白川義親作白川義通。豐臣秀吉討北條氏政。關東震駭。政宗令大宰金七往覘之。還報曰。軍甚盛。政宗始懼。遣使通款。秀吉趣政宗來會。藩翰譜政宗即治行。伊達成實說曰。豐臣氏之東下。客冬移檄所告也。今而往亦已晚。

矣。往而受辱。不若坐迎之。爭衡天下也。我帶甲十萬。據地利。何恐彼烏合之眾哉。不聽。仙臺武鑑自率百騎入下野。道塞不得通。自越後信濃。間行至箱根。求謁秀吉。不輒見。陰使人窺政宗。報曰。被髮眇目。貌甚偉。秀吉乃使使者讓曰。我奉王命討友。天下誰不奔走聽命。汝何故坐食數郡。未嘗通一使。葦名義廣。二本松義繼。皆忠於王室。汝何故乃滅之。政宗對曰。義廣義繼。助臣叛臣。大內定綱。結岩城佐竹諸族。圖滅臣。義繼又害臣父輝宗。

臣欲為復讎。義廣乃助讎。數侵弊疆。是以日夜拒戰。幸得克之。且臣四方受敵。道路梗塞。近境猶且不知。况於中國乎。今及殿下至此。而後始知天下有所歸耳。秀吉復使人言曰。必如汝所言。速致會津仙道。否則汝亟還乃國。修乃城壘。我滅氏政。次至乃國。政宗奉命。致會津仙道十一郡。自黑川徙米澤。參取藩翰譜三。代略四家合考。秀吉既滅北條氏。徇陸奧。政宗往謁秀吉于宇都宮。片倉景綱從焉。秀吉悅。自點茗賜政宗及景綱。成實從容言欲封景綱之意。

景綱辭曰。臣受主恩。效國風習。耻易君。不能拜命。
秀吉義而許之。一集言政宗之致會津仙道也。秀吉
盡賜之。其將蒲生氏鄉。為陸奧出羽守護。賜木村
秀俊。葛西大崎為副。既而葛西大崎民苦秀俊新
政叛之。起兵陷城邑。氏鄉聞變。來趣政宗會師。政
宗乃發兵會氏鄉。初輝宗遇害。須田道苦殉於其
邑。其子伯耆以聞。政宗命葬儀。一准輝宗。後或有
告道苦狂死。非殉死也。政宗疑之。以故不錄伯耆。
伯耆缺望。至是叛。詣氏鄉營。告曰。政宗失會津。怨

望。陰誘賊為亂。氏鄉乃為之備。賊既平。明年正月。

氏鄉西上。訴之秀吉。政宗亦西上陳謝。秀吉削其

伊達信夫。刈田柴田數郡。加封之。氏鄉復以大崎

葛西賜政宗。六月。政宗歸陸奧。徙岩手山。參見藩

實記。按藩翰譜。若手山作岩手澤。今併成實記。三代略。居頃之。賊起據宮城。

政宗擊平之。獻首級於京師。以功任侍從。三代略文

祿元年。朝鮮之役作。政宗將千餘人從秀吉。屯名

護屋。藩翰譜六月。秀吉聞諸將既取朝鮮都城。慮明

兵來攻。使石田三成。太谷吉隆。增田長盛。率兵赴

接政宗亦與淺野幸長航海至孟津距金山浦十里朝鮮將元均以兵艦七百艘扼閑山嶋幸長遇均兵艦驚走政宗以舟師五十艘進擊均破之奪艦十艘斬首二百餘級均遁走我軍盡達金山秀吉賜書獎之朝鮮征伐記按三代略政宗航海係文祿二年三月且云四月淺野父子向蔚山政宗亦繼發攻破諸城朝鮮人皆走匿山谷偵我前軍兵寡乃來攻我兵不利政宗怒夜伏兵山谷間且日縱輕兵挑戰佯走誘虜虜追之伏發夾擊破之斬首八十餘級倭覽志亦略同而征伐記秀吉譜諸書而不載姑俟後考二年六月與諸將俱攻晉州下之以寡兵善戰秀吉賜賞書秀吉後以功任

少將藩翰九月秀吉召政宗還護名護屋行營三代譜

四年二月蒲生氏鄉卒秀吉以氏鄉子秀行武德編幼命政宗歸鎮其國於是政宗歸岩手山年集成

七月豐臣秀次以反誅有譖政宗黨秀次政宗聞之大驚西上至京師訴冤秀吉不釋欲徙政宗於

伊豫時東照公在伏見第政宗請公營救終得釋歸出是政宗深德公事詳于外史藩翰慶

長三年秀吉薨東照公代決天下事初蒲生氏鄉率秀吉徙其子秀行於宇都宮以會津封上杉景勝

及秀吉薨。景勝與石田三成等密謀起兵。五年。東照公發諸道兵討景勝。政宗在大阪。見公曰。臣常慮景勝覩間。侵掠我統內。請先歸爲之備。公戒之曰。景勝強敵也。彼若出兵。則當拒之。不宜自我擾彼。政宗曰。不乘此時取敵地。安得爲大家。公哂曰。英雄本色。自發露事平。當割地行賞。慎勿輕舉以取敗。政宗歸。若手山發兵攻上杉氏屬城白石。城將甘糟備後如會津。其弟畱守。城中有應者。導入我兵。城卽下。政宗遂攻福嶋城。聲言將攻梁

川城。率兵二萬。越國見嶺。抵信夫。分兵備梁川。而直赴福嶋。福嶋城將本莊重長聞我攻梁川。使裨將岡左內。富田將監等。援梁川。政宗值之于松川。擊破之。進迫城。重長自後門出兵。斷我軍後。政宗乃收兵退。而我兵備梁川者。與城將隅田大炊。不利。政宗欲再攻福嶋。關原說會東照公使者至。自小山告三成反。且問去就。政宗固矢無他。使者因授公密旨。使政宗收兵還。自守其疆。日事平賞之。以上杉氏封。政宗聽命。乃使石川昭光守

白石而歸岩手山

三代略

八月上杉氏將直江兼續

攻取上義光義光使長子義康來乞救政宗許之

片倉景綱詭曰兼續戰勝則兵疲君承其敝兼續

可擒而山形舉矣君因乘勢攻會津會津可指日

取是君一舉而收大利也不如俟其敝擊之政宗

曰規利忘義幸親戚之危我所不為也乃使伊達

政景將兵赴援擊兼續破之

三代略倭國志按外史政宗自將援義光

既而關原捷報至三成等既就擒景勝乞降天

下大定六年冬東照公賞政宗功賜景勝舊封

千代屬官城郡

陸奧十二郡宇多郡九村并舊封食六十萬石

集戌按藩翰譜慶長六年二月政宗再攻福嶋不克東照公論關原之功以政宗違其節度僅益

封石七年政宗城千代徙居焉更名仙臺

年二月東照公臨政宗第加封常陸龍崎二萬石

養池田輝政女妻政宗次子忠宗以政宗女為公

子上總介婦

藩翰譜烈祖成績武德大成記按編臨政宗第賜近江蒲生野洲萬石本書並不載

為先鋒十二月長子秀宗封伊豫守和嶋十萬石

藩翰秀宗幼事豐臣秀賴為遠江守關原役後政

宗避嫌疑廢秀宗。上忠宗為嗣。是役秀宗從至大坂。

東照公聞之。因有是命。編年集成元和元年五月。軍再

作。政宗擊敵將後藤基次破之。六月。以功拜參議。

寬永三年八月。進權中納言。藩翰政宗為人有膽

略。而性倨。嘗赴江戶。過千手會。大猷公敗千手。

從者白曰。聞今日大府遊獵。請疾馳及其未至。政

宗不聽。故徐徐而行。公方臂鷹立。隨前間。從臣

未來。屬時。政宗在輿。為不見而過。後謁。公公曰。

日吾放鷹千手。卿何為不知而過。政宗對曰。臣過

千手時。唯見一男子臂鷹。未嘗見殿下矣。公曰。

是即吾也。政宗佯驚。因諫曰。殿下任天下之重。好

游獵。數輕出。不待警衛。臣恐一旦有不測之變。為

殿下危之。公嘉納。諸家大秘錄十三年五月。政宗卧

疾。公臨其第。親問疾。尋卒。年七十二。忠宗嗣。藩翰

諱。僕志。政宗晚留意民事。待下以寬。嘗曰。吾之所以

田獵者。欲察吏胥勤惰。聞民間疾苦也。又曰。國之

設日附橫目。本要知臣下善惡。以賞罰之。今任此

職者。徒以鉤訐。擿發為能事。未聞舉一善人。是豈

可謂盡其職哉。由是其下犯小過微罪者。大率被寬容。樂為之用云。命期集

岡田僑曰。關原之役。天下諸侯。往往持兩端。觀望成敗。而伊達氏首通款。東照公者。不獨明事機。亦由其嘗為豐臣氏所忌。數削封貶遷。後又坐關白秀次之獄。得公營救而釋焉。此伊達氏之所以決向背也。而豐臣德川二家之所以興廢。亦係於此矣。夫當天下擾亂之時。群雄馳逐。負險割據者。不可勝數。唯明君能待之以恩信。安反側。令得

其所。凡宿怨細故。一切蕩滌。與之更始。故天下一定而不復亂。姦雄之君則不然。天下漸定。則生猜防之心。恐後世復分裂。貽子孫之憂。於是謀誅除其所憚者。以防後患。而天下復騷然。至相率而倍畔。太閤末路是已。及秀次獄起。天下群雄。人人自危。相顧恐菹醢。不獨伊達氏也。如冢上細川諸將。亦將不免。東照公為救之。各得保全。而天下亦陰被其庇。懷來蘇之望。此太閤為公驅天下群雄也。古人受一飯。猶不忘其恩。况彼拯我於水火。

中。我安得不為彼盡死力哉。及庚子之役。伊達氏
 與義光俱擊上杉氏。使之不西其兵。而忠興姻戚
 皆應。公則關原之軍未合。而成敗之機已決矣。
 故余謂伊達氏之向背。實豐臣德川興廢之所係。
 視之當時。汗馬慶戰。先登諸將。其輕重果何如哉。
 其間雖有以武將。而天下之勢。至是而決。
 初之心。恐對世。於公。與。領。干。部。之。憂。外。其。指。其。利。
 安而不動。風。盜。賊。之。言。限。不。然。天。下。漸。定。限。之。際。
 日本外史補卷之十一 其間雖有以武將。而天下之勢。至是而決。初之心。恐對世。於公。與。領。干。部。之。憂。外。其。指。其。利。安而不動。風。盜。賊。之。言。限。不。然。天。下。漸。定。限。之。際。

